

公園裡的父親

許多年後，我牽著兒子的手站在暗影斑駁的公園，看到父親從年幼到老年于公園中，尋找他小學四年級在這裡販賣枝仔冰時掉落的鐵釘。

公園在城市的中心，與城市的歷史一樣古老。古老是通過歲月才能抵達的彼岸，古老的公園，讓城市有了探看回憶的迴旋深度。

那時公園還很年輕，公園裡的樹木還沒染上蒼鬱的色澤，彷彿春天的嫩芽迎風招展，爽亮的青綠被陽光稍一撩撥，便嘩嘩地攪動湛藍的晴空與碧玉的湖心，父親立於湖畔，叫賣「買涼涼枝仔冰哦！」的童年之軀，若倒映在這兩個世界的邊境之界，不上也不下，父親因此無法長大，他是如此稚拙而狂暴，世故而冷淡。

那時父親應只有小學四年級吧，母親說。

父親誕生在公園附近麇雜著烏黑鐵屑與黏膩體味的巷弄一隅。巷子的名稱有人喚它是打鐵巷，有人則管稱那是查某巷，端看他是來這條巷子做什麼的。歧異的命名，讓巷子裡打鐵的男人不懷好意打量闖入他們視線的陌生男子，除非陌生男子走入他們打鐵的店，他們才會換上和氣生財的臉色；但巷子裡的女人可不管這些，她們來者是客，扭著妖嬈腰身，嗲聲迎接每一位走進巷子的陌生男子。

父親家既不打鐵，也沒有查某，落腳這條巷弄的原因不明。

排行最小的父親，上面五個姐姐早已或當童養媳、或出嫁、或自尋生路地離開這個總有陌生男子逡巡的巷弄，查某巷，於父親小小的世界中，既沒有旖旎的桃紅柳綠，也沒有溫柔的裸抱呵護，女性的形象來自不分日夜蹲坐牌桌上日益肥白如象的母親。

至於打鐵巷，那足以象徵勞力父親形象的轟隆打鐵聲，也因父親的父親的早逝，兄嫂不願擔負長兄如父的職責而顯得荒腔走調。從我迢遠的父親的女兒位置回望，連荒腔走調的聲響亦已遠颺，寂靜成為永恆的憂傷，我看到十歲的父親臥伏在打鐵店前臭水溝淘揀小鐵片、小鐵釘的孤獨身影，他的神情如此專注，以致於他看不到也聽不到店家主人的斥罵與驅趕，他只想著，再多撿幾根鐵釘，我就可以到公園換一枝枝仔冰來吃。

枝仔冰真是清涼啊！聽不到打鐵聲的我竟聽到父親心底的渴望。那一年，父親小學四年級，他的母親東南西北中再也坐不住了，死神從腦血管開始對她發出急急如律令的嗶剝召喚，一下子，她肥白的身體就像滾沸後化涼的豬油癱軟在牌桌上。五個姐姐疾疾回來，商請在殯儀館吹奏小喇叭的鄰居打點後事，叮囑唯一的大哥要好好照顧未成年的弟弟後，又疾疾走了。

疾疾如風的成年世界，比公園去來如謎的遊客更加荒誕，無人看管的父親憑著孩子求生的本能，走出狹仄巷子裡的家，從此，公園收容了逃學的他，他也學到寄生公園的生存法則，父親成為公園裡賣枝仔冰的小孩。

他也長成一個永遠在家庭中缺席的父親。

父親沒有長大這個事實像隱藏多年的家庭祕密，無人知曉，連父親本人都不知道吧？我是父親的女兒，父親不知道的事情我怎麼知道，更何況父親從未主動邀約我們進入他的世界，我們對他成長過程點點滴滴的洄溯與拼湊，都是透過母親不經意隨口提起。

但父親之於母親，多的是怨偶夫妻長期積累的仇讎與憤懣，父親的四個女兒，包括我，從小看了太多父親母親的惡言相向乃至婚姻暴力，年輕的父親有渲洩不盡的力氣，像壓抑過度的青春延遲勃發，他拳打腳踢不夠，乾脆菜刀、水果刀的直來直往，嬌小的母親即使能在言語挑釁上多添得一分快感，但肉體上的報復隨即而至。每一次狂風驟雨後的滿目瘡痍，我們看到的總是傷痕累累的母親、倖倖離家的父親的背影，及我們瑟縮驚嚇的幼小身影。

於是，父親在我們這個家是消了音的存在，父親的故事是透過母親如泣如訴對自己傷心往事的耽溺，才有一點日居月諸，浮光掠影的真實感。

然而真實到底意謂著什麼？是父親溫暖的大手、厚實的胸膛、淵博的知識、俊偉的外貌、幽默的言詞、溫柔的教誨、充裕的口袋、高尚的職業…，還是小女孩眼中的詳實寫真？

第一次書寫「我的父親」是小學三年級，「…我的爸爸他很少講話，他也很少在家，他在家裡又抽煙，又吃檳榔，還與媽媽吵架，打人、罵髒話…」因為幼稚，不懂得偽裝，如實坦露的作文瓦解老師對優等生的刻板印象。老師在安靜的午休時候把我叫到走廊上慇懃詢問，沒由來的光影隨著走廊外的欖仁綠葉，在我已見磨損的白布鞋上篩下迷離的貓眼，我抬不起臉，貓眼直盯著我窺覷，老師說，說說話啊！貓眼在一剎間懸浮變形，鑽進我的布鞋內，我倔強抬起頭來，沈默不語。

孩子的啞啞難言是可貴的童真，但我不懂，老師也不懂，她難以置信的語調，讓我從此深鎖幽閉的牢籠，父親變成百變的魔術師，他沒有固定的形象，也無統一的風格，他有時是長腿叔叔般的父親，有時是小公主裡的伯爵，或是電視連續劇裡的總經理、瓊瑤窗外世界溫文儒雅的康南…，端看近日我看了什麼書，什麼戲，父親就有什麼樣的奇幻人生。

我學會了偽裝，也學會改寫我的父親，我的家庭，反正最慢二個年級就換一次導師，沒有老師會察覺今年的父親與去年的父親有何差別。再長大一點，更嫻熟成人世界虛實掩映的運作法則，我知道最好的保護之道不在說謊，而在閃躲與失憶，那時我已穿起綠制服，作文課不會再有關於家的種種瑣碎之作，我開始我的文學少女生涯，那裡沒有父親容身的處所，連母親及三個妹妹，都是淡漠的影子。

可是，我內心清楚明白，是父親不經易間把我推向文學少女的世界。

也是小學三年級的回憶，下學期，父親的賭債終於累積到不得不賣掉我們狹隘的房子，貧困到看不見明天，逼使母親回娘家向阿嬤乞借破舊的古厝容身。古厝於母親小時候是寥無人煙的田邊房舍，但到我的童年時代，古厝正對著通往新興社區與市中心的寬廣馬路，父親決定在這裡開一家文具行。文具行生意不夠好，父親靈機一動，引進小說、漫畫的出租生意，從此生意興隆，我也一頭栽進文字與圖像所構築的世界，沒有再回頭。

相較父親對過往回憶的緘默，母親迄今猶念念租書店的日子，她總記得我們的租書店是全台中市第九家，那時大家逐漸有了點休閒娛樂的閒錢了，我們的店經常開到半夜一、二點，等著中華路夜市收攤的老闆來租借一套又一套的武俠小說，大方支付一張又一張紅紅綠綠鈔票的逾期罰款。父親母親有難得和睦相處的年代，雖然是那麼短暫，但我終於也快樂得像孩子，躲在綿被中一邊就著微弱的五燭光偷看小說，一邊安心傾聽隔牆那滿溢著小生意人算帳找錢的平實響聲，而至睡意爬上酸澀的眼皮。

坐擁書城是多少嗜書如命者的之竟之夢，但對父親而言，是邊緣社會小人物陰錯陽差的謀生選擇，久了，便成了枷鎖。那些書，父親從不曾一顧，他從不知那些對他只有租金五元、六元之別的小說，多的是我多年後上大學，教授口中的精典之作，而我這時也才恍然大悟，原來文學科學生大學才當教科書唸的小說，父親已提前在我懵懵無知的童年時刻，為我開了啓蒙的落地大窗。

可是開窗後，父親更像窗內盤據不散的混沌黑暗，他仍舊粗鄙暴烈如我小學三年級時所見，更慘澹的是，在我文學少女矛盾而扭曲的想像國度中，有魅力的男人若非纖細雅正如鄭愁予的詩，便是冶豔頹廢如三島由紀夫，再不行，也要誠懇樸實像鄉土文學充滿人性光明的期許。

長達十多年父親女兒的近身觀察，我徹底瞭解父親不可能成為好男人了，但父親卻連壞男人都沾不上邊，他沒有小說中所描寫的桀驁與乖張，只有現實生活裡無盡的儉俗與猥瑣，他在租書店偷偷塞給高中男生黃色書刊，他在她女兒們睡覺的寢室門口擺設吃角子老虎機招攬賭客，他在我前往圖書館必然穿越的公園裡與雞皮鶴髮的流鶯拉拉扯扯……。

我索性不再走入那令我難堪的公園了，正如我嫌惡地拋棄父親女兒的身份，與一千女朋友恣意地宣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，需要的是母親的白色墨汁，父親你就請回吧，沒有你，世界運轉得更順暢。於此之際，父親接連遭逢命運之神的嘲弄，靠著一本漫畫一本漫畫累積蠅頭小利所買的房子被大火毀去一半，他從賭博電玩所賺得的錢，也被股市猝不及防的崩盤殺得血本無歸，甚至還欠下大筆三種融資的代墊款。

父親一夕之間蒼老，但我們看不到這些，他拒絕與我們一同搬離出殘破的房子，他像一個流浪漢，白天流連公園，夜晚回來就著斷垣殘壁棲身而睡。

父親真的走出我們的世界了，正如我先前的冀望。我開始賺錢，開始接替父親成爲家庭經濟的供應者，我有一絲養家活口的驕傲，但更多庸碌營生的茫然與壓力，文學少女的夢，像加班至十一、二點走過的街道，只剩下空洞的霓虹燈彩，看不到繽紛人影。

父親仍在公園，在公園有如鬼魅的大樹下，與一夥同他一樣失意落魄的歐吉桑們哼著日本小曲，打著十三支，共飲著一小瓶來路不明的劣酒。太過蒼鬱陰翳的花木、持續深碧發臭的湖水，經年泥濘積水的草坪，被酸雨漬浸而剝落光澤的路燈…，過去幽甜芬芳的青春回憶，如今換了面翻轉成德性墮敗的失格淵藪，公園，於市民，是萬不得已才倉皇行經的難堪之處；於父親，是不斷被成功人生擠壓放逐的錯置收容所。

公園這時已經變老了，像父親一樣。老了的公園，如遲暮的美人，市政府再如何花大錢修整門面、塗脂抹粉，仍掩飾不了內裡的色衰肉弛，被吸引來的不是外勞，就是像父親這般把青春歲月寄存公園而捨不得離開的老人。

曾在一次非假日的午后，與朋友約在公園對面的麥當勞碰面。

原本想避開直接衝撞對父親的記憶，但除了我和朋友外，整個麥當勞浮動著斑駁的頭顱，他們有男有女，男的大抵像父親有一雙滯黃的眼睛，老鼠般窺伺周遭紛沓的人聲；女的嘖嘖有聲遊走，大刺刺擠弄被眼線湮糊了看不出是真心或假意的瞳仁。滿室繚繞著衰敗氣味，公園的老人集體到此避暑，我驚慌不已，一方面害怕看到父親，一方面又突然有瞭解他的世界的衝動，那是幾年社會打滾後逐漸昇起對父親的同情：一個從未被家庭好好扶養長大的人，他如何在後來的人生扮演好人夫人父的角色？

握在手中的可樂紙杯被我燥濕的汗水摩娑起了邊毛，朋友看不出我內心的萬馬奔騰，她一逕以輕鄙的眼角餘光打量每個經過她身邊的老人，我似乎看到多年前的自己，那個苛刻少恩、自矜自是的女性主義者。熱，我慌亂起身，倏地回望，我看到父親，父親掬捧著一小杯的飲料，從樓梯下方蹣跚緩步走上來。

已經百歲的公園，罕見年輕人蹣跚而行，我開始抑阻母親的叨念「囡仔會學壞啦！」護著父親，任他帶著我啾啾學語的兒子陪他重履孩提的路。

我曾以爲兒子與女兒不都一樣，都是父母衰雨平生最大的慰藉，但亂葬崗野草般的父親對書齋裡心高氣傲的女兒，父女關係一路扞格走位。我從課堂黑板學來的，課外書籍獲得的，天地之大無這樣的父親形象；對母親受苦歲月的見證及同爲女性的情感依恃與認同，無形中更加劇我對父親的厭煩與決裂。

父親的女兒，難持平看待父親墮落的人生，父親也難啓口邀約女兒進入他的世界。父親從不會帶我們出門，我們也拒絕與他同行，直到我有了兒子。

父親終於踏著詭譎的夜色回家，他囁嚅地挨蹭著新生兒粉嫩的搖籃，看到父親笨拙抱著兒子那雙枯斃的手，我偏臉佯裝疲憊闔眼，以阻擋淚水如雨傾落，那是我從未享受過，或已不復記憶的父親的撫觸啊！是父親長大了嗎？還是我也寬

有了自己，讓父親就這樣直接跳過父親的角色，好整以暇地成為慈愛的阿公？

父親帶著兒子走入他的公園，對人生初張好奇之眼的兒子，公園沒有年歲刮刻的痕跡，每個角落都是嶄新有趣的世界，公園裡穿著花衣服，唱著歌跳著舞的老人，不再是被母親施展老不羞的咒語，我似乎看到還沒有長大的父親與我的兒子，他們一同坐在公園的椅子上，比手劃腳辯識著周圍的花草蟲鳥，你一口我一口分享沾著蕃茄醬的薯條及仍舊清涼的枝仔冰…。

沒有長大的父親，多麼像兒子孿生的兄弟，他們牙牙地講著我從未聽過的話語，他們也交換著我從未感受過的親密，光影慵懶的夏日午后，我走入公園尋找他們，父親與兒子疊合為一，又游離分開，時間凝止，我看到父親延遲五、六十年，一直苦無機會長大的內在小孩，在與兒子互相依存，歡愉凝望的瞬間，終於被愛披澤而走出沒有光的所在，陽光下，父親撫育了自己，也伸出厚實的大手牽引兒子背離公園抑鬱的黯影。

我走向他們，公園過往煙雲被太陽光一蒸，隨季節嬗變的枝葉這時冒出蟬的聲音，原來生命的生生不息是要愛與諒解來等待的，這時的公園一樣古老，但古老的公園，才擁有補綴殘缺的能量，也才有瞭望人世的從容。我和父親及兒子，站在公園裡，公園蟬聲綿延，「買涼涼枝仔枝哦」的呼喊，穿透時空，讓公園歷久而彌新，接引出一代又一代的記憶。